书香校园

让书香从建校起就成为标配

一所新建校最短缺的往往不是硬件，而是文化底蕴。当校舍刚落成、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学校如何迅速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气象？重庆市开州区文峰小学与北京市中关村三小双新分校，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了阅读。



以“三色阅读”为孩子铺就远方的路

□ 周 静

5年前一个清晨，重庆市开州区文峰小学一年级学生小雅紧紧攥着手里的虎头形状闯关卡，眼睛亮得像星星。她头戴自制的“小红帽”头饰，身后的小伙伴扮成了“孙悟空”。操场上20多个阅读游戏闯关点已准备就绪——魔法汉字卡、飞花令、角色演演演……整个校园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书的乐园。

这是文峰小学首届读书节的场景，彼时，这所学校才刚刚诞生不到一年。

一所新校的“文化焦虑”

2021年9月，文峰小学正式开门迎新。校园是崭新的，但校长阳平与教师团队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焦虑——学校可以很快建成，文化底蕴如何快速积淀？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的家里有满满一书架的书，有的却连一本课外书都没有。

“我们不能等。”阳平在建校初期的讨论会上说，“得找到一条路，让学校迅速拥有灵魂。”

教科室主任陈朝军提出：“能不能从阅读入手？这是最温暖的方式，也是最持久的力量。”于是，一个名为“三色阅读”的构想开始萌芽——红色经典诵读固思想之元，绿色课文朗读培性情之本，金色课外阅读务素养之实。三色融合，以一个“启”字贯穿始终：开启阅读之门，启迪智慧之光，启航成长之路。

理念有了，可“三色阅读”不能只停在纸上。如何让它在6年时光里看得见、摸得着、走得远？学校决定，先给孩子们一把“钥匙”。

一把生肖钥匙，打开6年阅读之门

首届读书节筹备期间，陈朝军带着语文组加班加点。一位教师突发灵感：“设计一把钥匙形状的书签闯关纪念卡吧，寓意‘开启6年书香之旅的大门’。”

这个创意点燃了所有人的热情。“6年，集齐12生肖，多么有意义的事儿。”从第二届读书节开始，学校延续“闯关卡”传统，每期以生肖为灵感创新设计：兔耳形状、龙行龘龘、可爱蛇宝宝……孩子们手持生肖闯关卡，穿梭于各个阅读游戏闯关点。6年时光，他们将集齐12款不同生肖的闯关卡。

去年夏天，六年级学生小轩在毕业典礼上掏出8张已有些磨损的闯关卡——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整齐排成一排。“我真希望再读一次一年级。”小轩眼眶泛红，“集齐12张盖满星星的闯关卡不容易，但它们是我阅读的脚印，每一步都闪闪发光。”台下，许多家长和教师都湿了眼眶。

生肖闯关卡串联起6年的阅读之旅，也让“三色阅读”有了统一的仪式与载体。而真正支撑这趟旅程的，是“三色阅读”在日常中的落地。

“三色阅读”赋能书香校园

每学期末的“红色经典诗词过级活动”，评委席上坐着的是一群特别的“考官”——学生家长。

2024年1月，五年级学生小彤的妈妈第一次被选为家长评委。正式过级时，小彤抽到《满江红》，背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时，小彤妈妈在评委席上悄悄抹了抹眼角。那学期诗词过级，全校平均过关率达89%，比建校初提高了24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理解阅读、支持阅读、参与阅读。

红色经典让阅读有根，绿色朗读则让阅读有声音、有温度。三年级学生小宇曾是班里最不爱表达的孩子。他的发音不太标准，语速也慢，同学无意的笑声让他更加胆怯。2023年秋季，学校引入AI朗读评测系统，从“准确度、流利度、情感度”三个维度打分，生成个人成长曲线。

教师陈舒注意到小宇连续两周得分在班级下游，却每次都反复朗读同一段落，有时甚至读七八遍。陈舒鼓励他先慢读，把每个字读准再加快。接下来一个月，小宇每天利用晨读时间对着AI系统练习，朗读曲线从60分到70分、从70分到80分……有一天，他读出了92分。那天语文课上，陈舒特意请小宇为全班朗读《秋天的雨》，小宇的声音虽还有些颤抖，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读完后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AI不是要取代教师，而是给每个孩子一个专属的不戴有色眼镜的“教练”。

如果说绿色朗读练的是表达的胆量与语感，那么金色课外阅读打开的则是更广阔的世界。

四年级学生小林曾是让老师头疼的“小调皮”——上课坐不住、作业拖拉，几乎从不读课外书。转折发生在一节整本书阅读课上。那节课，教师张艳选择了《夏洛的网》。第一节课，张艳播放了一段农场短片，然后问：“如果你们是一只蜘蛛，会怎么救自己的朋友？”小林难得举了手：“我会织一张很大的网，把朋友包在里面，让坏人抓不到。”“很有创意！”张艳笑着说，“今天要读的这本书里就有一只蜘蛛用智慧救了朋友。”接下来两周，每天午读时间小林都会准时拿出《夏洛的网》。那学期读书节上，小林主动报名参加“角色演演演”。他扮演夏洛，用纸板做了一个大蜘蛛网，上面写着“Some Pig”。当他用稚嫩的声音说出台词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三色阅读”并非三条平行线，而是相互交融，最终汇成一种校园气质。

建校短短5年，文峰小学生均学期课外阅读量从不足5本提升到15本以上；诗词过级平均过关率从65%跃升至89%；“阅读之星”累计颁发奖状超过400份；家长志愿者参与率从约30%增长到75%。

六年级班主任王行军分享了一个故事：一次班会课，她问孩子“学校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女孩站起来说：“书。学校给我们那么多好书，还教我们怎么读，这些书会一直陪着我们，即使毕业了也不会离开。”

这所年轻的学校，正在用一卷卷书为每一个孩子铺就一条通往远方的路。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开州区文峰小学）

把校园变成“一本打开的书”

□ 杨丽君 吴国利 李 萱

从第一张读书海报上墙，到第一批图书上架；从第一位“故事妈妈”走进课堂，到第一场图书集市在古树下开启——北京市中关村三小双新分校开展了以阅读为底色的系列活动。短短数月，学校用“环境搭建—活动激活—机制深化”三步走，让一所新建校迅速有了书卷气，让一群刚入学的孩子爱上了翻书声。

书香校园的第一步，是让“书”无处不在。学校在规划之初就将阅读空间纳入校园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在物理空间上，学校打破传统图书馆的单一格局，将开放式阅读角落植入走廊转角、班级角落、长廊书吧、校园古树下等公共区域，让眼力所及、足迹所至都有书。一棵棵大树成为户外阅读、自然课堂的特色场所——孩子们在树下听故事、读绘本，在自然中感受文字的温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环境布置并非“一次性工程”。学校将阅读环境与文化体验系统有机结合，让每一面墙壁都会“说话”、每一个角落都能“讲故事”。班级图书角与学校阅读空间形成联动，图书定期漂流，确保阅读资源常换常新。新建校的“一张白纸”，恰好给了书香环境整体规划的空间。当一所学校从第一天起就被书籍环绕，阅读便不再是任务，而是一种呼吸般自然的存在。

让阅读从“一个人的事”变成“一群人的事”。有了环境，还需要活动来点燃热情。中关村三小双新分校以世界读书日为契机，策划了一系列层次分明、参与广泛的读书活动，让静态的书香“活”了起来。

班级阅读：“读一本好书，讲好一个故事”。开学初，学校立足一年级实际，以争做“阅读小达人”为目标，创新开展“读一本好书，讲好一个故事”特色活动。这不是一次性的读书比赛，而是一套完整的阅读成长机制——学生自主阅读积累、班级分享交流、年级讲故事大赛，阅读“状元、榜眼、探花”的自主申报与评选形成闭环。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全员参与，两个班级80个家庭全程投入，让阅读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校家社协同：多方力量共赴阅读之约。家长力量方面，当“故事妈妈”走进课堂，声情并茂地带领孩子共读绘本、演绎经典，又多了一份力量。孩子在“故事妈妈”的引导下品读文字、感受情节、表达感悟，阅读兴趣在互动中被点燃。社会资源方面，邀请儿童文学作家、央视科学栏目导演走进校园，与孩子面对面交流中近距离接触作家，让孩子真切感受到书中的故事人物是如何构建出来的，每一个故事都能找到生活的原型。

图书漂流：让好书流动起来。图书漂流、书香集市是孩子的最爱，他们化身“小小推荐官”，热情推荐自己的藏书。一本本读过的书在交换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实现了循环传递，孩子在分享中学会了沟通与包容。

户外静读：在自然中与书相遇。最动人的场景发生在古树下、操场边、走廊旁。褪去书市的热闹，孩子们在春日暖阳中就地搭建“快乐书窝”，三五成群在小帐篷里或静坐品读或轻声交流。阳光、微风、书香、少年，构成了新建校最治愈的画面。当阅读不再局限于教室，而成为一种随时随地可以享受的生活方式，真正的阅读习惯便开始生根。

以教师阅读筑牢书香根基。活动可以一时热闹，但书香校园的持久力取决于教师。学校教师学历高、学习能力强，热爱阅读。建校之初，学校就将教师阅读纳入常态化机制，形成习惯，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日常教学之余，学校搭建教师读书交流平台，引导全体教师坚持阅读研修。假期里，教师主动深耕教育专著、文学经典、育人案例，把闲暇时光变成赋能机会。“晒读书笔记”是教师读书会最具仪式感的环节。教师以文字为载体分享所得、碰撞智慧，在共读共研中快速融合、形成共识。教师带头读、学生主动读、家庭参与读——一种良性的阅读生态由此形成。

我们要让书香从建校第一天起就成为标配，做好系统设计、整体布局；让阅读成为教育的底色，让每一间教室透出书卷气，让每一个孩子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

（作者单位均系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双新分校）

与你共读

以哲思照亮语文

□ 侯素杰

哲思语文是将儿童哲学融入语文学科的教学活动。它不是哲学课，而是语文课。它的根本目标不是提升哲学素养，而是落实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在这里，儿童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融入语文学科之中。何为儿童哲学？儿童哲学是以聚焦哲理问题、运用团体探究、培养4C思维（审辩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关怀性思维、概念性思维）为特征的一种教育创新。

《哲思语文：激活儿童哲学思考的语文课》一书中《西门豹治邺》的哲思教学设计是一个典型案例。该设计有2课时，第一课时通过“课题导入，激发兴趣”“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分清主次，练习复述”“主动建构，练习书写”等环节落实本课生字词的学习目标，初步训练学生复述能力。第二课时通过“提出问题，探寻智慧”“创设情境，创意复述”“布置作业，改编剧本”“回顾总结，再次质疑”等环节，巧妙融入儿童哲学的提问策略，将本课教学引向更深处，同时兼顾教学的广度，让学生在思辨中达到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

绕到具体设计的背后，我们能清晰感知哲思语文的设计亮点。设计者在引导学生梳理复述方法后，又抛出“三件事可以调换顺序吗”这一思辨问题，组织学生开展生生对话。这样一来，复述训练不再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提取关键信息”层面，而是引导学生深入探究叙事逻辑，从而拓宽课堂的深度和广度。

这个设计的第二个亮点是提出了本课的核心问题“西门豹整治巫婆和官绅的方式好吗？还有更好的方式吗”？原来，《史记·滑稽列传》原文不仅要强调西门豹的智慧，更想说明西门豹的方法与子产、子贱相比不是最有智慧的。设计者借助课外文本与教材文本之间的张力，引出的核心问题“西门豹的办法是最好的吗”成为本课落实语文核心素养的主要抓手。创设“假如你是邺县的老百姓”和“如果你是西门豹”两种视角的情境，让学生进行创意复述，将教学引向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高度。

本书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口语交际教学的指导空白。口语交际课难上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复杂性，这导致常规的教学设计总是“隔靴搔痒”。再加上用传统的以讲授、操练为主的方式上课，很难让学生的“学”有所深入，因此只能在表层打转。

如何破局？儿童哲学视野下的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模式是：卷入交际情境、生成交际过程和评价交际效能。以本书口语交际“安慰”哲思教学设计为例（四年级上册），一般情况下，上课教师会直接用教材上的情境进行安慰方法的训练，课堂容易陷入学生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同时，教师也难以评价学生口语交际的动态过程。本书中这一课例，是设计者在研究了大量心理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安慰理论进行了深刻理解和转化，准确认知本次交际情境的本质是怎样共情与建立情感联结。

在情境操练环节，让学生对小峰摔倒时的心理状态进行多元假设和思考：如果你是小峰，团体比赛时意外摔倒，你会想些什么？学生代入小峰视角就能从现象走向本质，自动链接真实生活经历，梳理并整合出三个甚至更多的“心理状态”情境，然后在这些不同的情境中演练“安慰”的方法。这样的交际过程，让本课的交际策略和目标得到了更为立体的呈现。

正如本课的“哲学解读”中所说：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学生是否记住了某几种安慰方法，而是学生在安慰过程中思维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及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儿童哲学中国本土化进程已经持续30多年。厦门大学哲学系南强儿童哲学研究中心长期关注中小学儿童哲学教育的推广与提升，致力于把一线教师扎根课堂的儿童哲学实践联结成波澜壮阔的潮流，形成推动课堂变革、实现立德树人的新动能。这本历时3年、经过无数次实践迭代而缓慢“生长”出的书，正是这一过程的生动写照，也为哲思语文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邢台市中华路小学）

书海观澜

从一项成果到一套培育体系

□ 顾月华

基础教育改革中的许多重要经验，最初并不以“成果”的面貌出现，而是存在于课堂教学、课程建设、学校改革和区域教研之中。一个真实问题、一次持续探索、一项逐步稳定的做法，经过长期积累和专业提炼，才可能成为具有解释力和借鉴价值的教学成果。

颜莹的《让优秀教学成果“长”出来》，以江苏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为基础，既呈现不同学段、不同学校和不同区域的成果案例，也讨论成果如何发现、凝练、培育和推广。全书的价值不只是展示形成了哪些成果，更在于追问：成果从哪里来，实践经验如何成为专业成果，又需要怎样的支持才能使成果走出原有学校在新的教育现场继续发挥作用。

从教育现场发现成果。教学成果进入文本时，往往已经具有清晰的名称、完整的结构和相对稳定的表达；但回溯其生成过程，通常始于学校和教师面对的具体问题。它可能来自一节课中的困惑、一门课程的重建、一种教学方法的调整，也可能来自区域改革中反复出现的共同难题。

书中呈现的案例正是从这些具体现场展开。南京市五老村小学从数学课堂中的实际问题出发，经过长期实践和团队研究，逐步形成以“有引导的发现”为重要特征的结构化教学探索；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湖路小学围绕儿童立场、语文本真和育人核心，推动“生成式儿童语文”从课堂探索延伸到课程和学校实践。这些案例并非对不同教育领域的简单罗列，而是共同揭示了教学成果的实践来路：它不是先有一个抽象概念再寻找案例加以证明，而是在回应真实问题、改进日常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显现。教育现场不仅是成果应用的场所，也是成果发现和生成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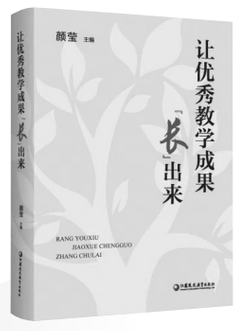
从实践经验凝练成果。从现场发现问题，只是成果形成的开始。课堂中的一次有效尝试、学校中的一项持续改革，首先表现为具体做法和局部变化。要使这些经验具有更明确的专业价值，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哪些做法发挥了关键作用，实践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做法在什么条件下具有借鉴意义。

靖江高级中学的探索提示我们，面对人工智能等新议题，成果表达不能停留在“采用了什么技术”，还要说明技术回应了什么教育问题，如何进入学校实践，以及与学生发展、教师教学和学校育人目标之间形成了怎样的联系。徐州市云龙区的区域实践进一步说明，经验要获得借鉴价值，还需要经过不同学校之间的交流、比较和调整。区域教研的意义，不只是推广某一所学校的做法，更在于从多样化实践中辨析共同问题，理解不同做法的适用条件。

由此看来，成果凝练不是把做过的事情写得更加完整，而是对实践进行再认识：从行动中辨析做法，从变化中寻找解释，从经验中提炼路径，使一线探索逐步形成能够被理解、检验和借鉴的专业表达。

以协同机制培育成果。实践经验能否持续生长，不仅取决于学校和教师自身的探索，也取决于是否有专业力量持续进入现场、回应问题并提供支持。全书的重要贡献，在于将教科研机构的作用从成果形成之后的总结、评价推进到成果生成过程之中的研究、服务和指导。

作者及其团队以江苏省基础教育前瞻性改革项目为载体，组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持续研究，形成了省域谋划与学校实践相互支撑的工作格局。一方面，从整体上研究成果生成、培育和推广的机制；另一方面，深入学校现场，围绕真实问题开展教科研训协同，通过持续跟进、专家指导、成果交流和实践评价，帮助学校把正在做的事情转化为值得研究、可以表达、能够推广的经验。



《让优秀教学成果“长”出来》
颜莹 主编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这种做法的价值，不在于增加了一个项目或一套程序，而在于改变了教科研人员参与学校改革的方式。研究人员不再只是成果的评审者和文本的指导者，而是进入实践之中，与学校共同发现问题、共同分析行动、共同检验经验。理论研究与行动研究相互推进，使成果培育既不悬浮于实践之上，也不局限于个别经验之中。

这正是本书由“一项成果”走向“一套培育体系”的关键：优秀成果的形成，不能只依靠个体教师或单所学校的努力，还需要形成尊重实践、支持研究、促进交流、允许修正的专业生态。

让成果回到学校课堂。教学成果的价值最终要在新的教育实践中得到检验。成果推广不是将原有材料和做法移植到另一所学校，而是帮助新的实践者理解成果所回应的问题、所形成的机制和所蕴含的教育价值，并根据新的师生条件、课程环境和学校文化作出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说，成果培育不是文本加工的终点，而是学校改进的中间环节。成果从学校和课堂中来，在持续实践和专业研究中形成，经由协同支持得到提升，最终还要回到新的学校和课堂，转化为教师看得懂、学校用得上、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专业资源。

《让优秀教学成果“长”出来》所呈现的，正是一条从教育现场出发、经过实践凝练和协同培育、再回到教育现场的路径。它提醒我们，教学成果需要被认定，更需要被理解、被培育、被检验和被转化。优秀教学成果，源于教育现场的真实问题，成于持续实践和专业凝练，长于多方协同的培育支持，最终在新的学校和课堂接受检验、发挥价值。

（作者系江苏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国家督学）